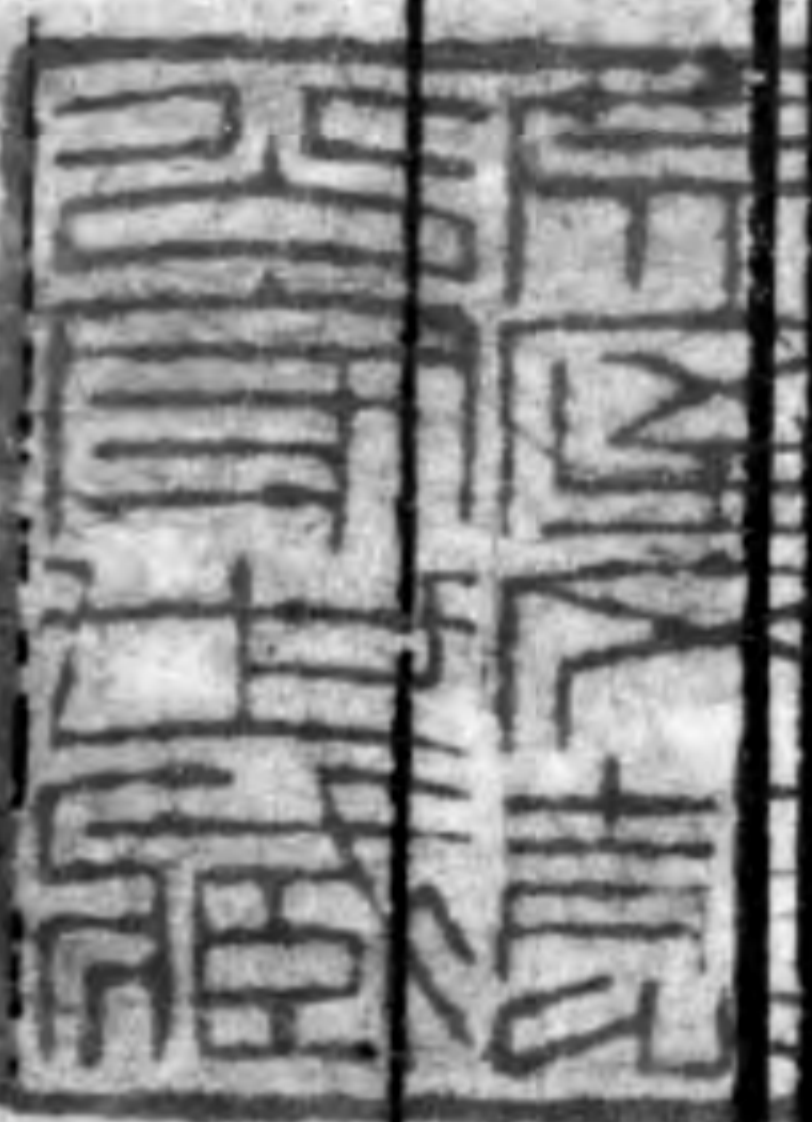




貞觀政要卷第八

務農第三十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九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也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鑒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畫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唯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尅己自勵耳貞觀二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祝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

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命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言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德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朕為億兆人父母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輒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令省徭薄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今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犛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

論刑法第三十一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須務存寬簡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非疾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劾欲成其考課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諫議大夫王珪曰但選公良直善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賜金即奸偽自息詔從之○太宗又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以後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監由是至四年斷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幾致刑措○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終將與人計之衆計之事必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主也自今奴告主者皆不須受盡令斬決○貞觀五年張蘊古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言涉妖妄詔令鞠其獄蘊古言好德癩病有徵法不當

坐太宗許將寬宥蘊古密報其旨仍引與博戲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既而悔之謂房玄齡曰公等食君之祿須憂人之憂事無巨細咸當留意今不問則不言見事都不諫爭何所輔弼如蘊古身為法官與囚博戲漏洩朕言此亦罪狀甚重若據常律未至極刑朕當時盛怒即令處置公等竟無一言所司又不覆奏遂即決之豈是道理因詔曰凡有死刑雖令即決皆須五覆五奏自蘊古始也守文決罪或恐有寃自今以後門下省覆有據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錄奏聞蘊古初以貞觀二年自幽州總管府記室兼直中書省奏上大寶箴文義甚美可為規誡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兢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極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人至

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言而入蹕四時調其恡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物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授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推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曾臆指好惡於心想衆弃而後加刑衆悅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

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具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鑿者妍蚩自露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冤疏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黠纏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為而化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人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苞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貞觀五年詔曰在京諸司比來奏決死囚雖云五復一日即了都未暇審思五奏何益縱有追悔又無所及自今在京諸司奏決死囚宜三日中五復奏天下諸州三復奏

又手詔勅曰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省復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矜者宜錄狀奏聞○貞觀中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都督高甑生坐違李靖節度減死徙邊時有上言者曰甑生舊秦府功臣請寬其過太宗曰甑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告靖謀逆雖是藩邸舊勞誠不可忘然治國守法事須畫一今若赦之使開僥倖之路且國家建義太原元從及征戰有功者甚衆若甑生獲免誰不覬覦有功之人皆須犯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為此也○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凱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

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或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癥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謬矣刑濫則小人之道長賞謬則君子之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賸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已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之不燭豈神

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張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来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隨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日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多導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

我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
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
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
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
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
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
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
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
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
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
以易其或保之不因則驕奢淫溢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
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
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
則盡善盡美固以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貞觀十四
年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被御史劾奏太宗謂侍
臣曰昔陶唐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盜跖為
巨惡夫以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親尚不能使陶染變革去惡
從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歸善道豈可得也若令緣此皆被
貶降或恐逾相掩蔽罪入斯尖諸州有犯十惡者刺史不須從
坐但令明加糾訪科罪庶可以肅清奸惡○貞觀十六年太宗
謂大理卿孫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之傷作箭者欲其
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稱職故也朕問法官刑罰輕
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司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
釣聲價今之所憂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務在寬平

論赦令第三十二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為惡愚人好犯憲章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九養稂莠者傷禾稼患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蜀先主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每見啓告理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故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卒至傾敗夫謀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絕不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數將恐愚人常異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國家法令唯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審細毋使互文○貞觀十一年上謂侍臣曰詔令格

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奸詐益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言赦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今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長孫皇后遇疾漸危薦皇太子啓后曰醫藥備盡今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不能依汝言也

論貢獻第三十三

貞觀二年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獻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効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弊不得更然○林

邑國以貞觀中貢白鸚鵡性辯惠尤善應答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付其使令還出於林藪○貞觀十二年踈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貢方物太宗謂群臣曰向使中國不安日南西域朝貢使亦何緣而至朕何德以堪之觀此翻懷危懼近代平一天下拓定邊方者唯秦皇漢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漢武驕奢國祚幾絕朕提三尺劍以定四海遠夷率服億兆又安自謂不減二主也然念二主末塗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懼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諫以相匡弼若惟揚美隱惡共進諛言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貞觀十八年太宗將伐高麗其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為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之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置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則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弒君之朝貢不以為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合受太宗從之○貞觀十九年高麗王高藏及莫離支蓋蘇文遣使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却還之本國

禁末作附

貞觀七年工部尚書段綸奏進巧人楊思齊至上令試綸遣造傀儡戲具上語綸曰所造巧匠將供國事卿令先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邪乃詔削綸階級並禁斷此戲○貞觀九年上謂侍臣曰為政之要必須禁末作傳曰雕琢刻鏤傷農事纂組文彩害女工自古聖人制法莫不崇節儉革奢侈又

帝王凡有興造亦須貴順物情昔大禹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極廣而無怨讟者物情所欲共衆所有故也秦始皇營建宮室而人多謗議者為徇其私不與衆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遠想秦皇之事遂復不作也古人云不作無益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至如鏤雕器物珠玉服翫若恣其驕奢則危亡可立待也自今王公已下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由是數十年間風俗簡朴財帛富饒無復飢寒之弊維維○貞觀十五年詔曰朕聽朝之暇觀前史每覽前賢佐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歎至於近代以來年歲非遠然其胤緒或當見存縱未能顯加旌表無容弃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孫有貞觀已來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錄奏聞於是多從矜宥論在刑法篇

雜興已第三十四

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蚕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脩短意在茲乎○貞觀二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隋開皇十年大旱人多飢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如此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十年煬帝恃此富實所以華侈無道以致亡滅煬帝失國亦由其父允理國有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但使足備凶年此外何煩儲畜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有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而危亡之本也○貞觀五年上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啓人亡國

來奔隋文帝 不恡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存立既而
疆富當須子子孫孫不忘 報德纔至失脫即起兵圍煬帝於
鴈門及隋國亂又恃疆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國家者身及子孫
並為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至也群臣咸曰誠如聖旨○
貞觀元年太宗謂魏徵曰頃讀周齊史末代亡國之主為惡多
相類齊主所以倉庫用之略盡乃至閉市無不稅斂常謂此輩
猶如饒人自食其肉肉盡必死人君賦斂不已百姓既弊其君
亦亡齊主即是也然天元齊主若為優劣徵對曰二王亡國雖
同其行則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國無綱紀遂至滅亡天元性
凶而疆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論之齊主為劣矣

貞觀政要卷第八

貞觀政要卷第九

議征伐第三十五

武德九年冬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以其衆二十萬至渭水便
橋之北遣酋帥執失思力入朝為覲自張聲執云二可汗摠兵
百萬今已至矣乃請返命太宗謂曰我與突厥面和親汝則
背之我無所愧何輒將兵入我畿縣自誇疆威我當先戮爾矣
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彞請禮而遣之太宗曰不然今者放
還必謂我懼乃遣囚之太宗曰頡利聞我國家新有內難又聞
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衆直至此謂我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自
守虜必縱兵大掠疆弱之勢在今一策朕將獨出以示輕之且
耀軍容使知我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制服匈奴在茲舉矣
遂單馬而進隔津與語頡利莫能測俄而六軍繼至頡利見軍
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請盟而退○貞觀初嶺南諸

州奏言高州酋帥馮盎談殿阻兵反叛詔將軍藺暮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秘書監魏徵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馮盎若反即須及中國未寧交結遠人分兵斷險要破掠山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谷動衆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觀察即來朝謁恐不見明今若遣使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關庭太宗從之嶺表悉定侍臣奏言馮盎談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發一軍使今嶺外恬然太宗曰初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從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乃賜魏徵絹五百匹○貞觀四年有司上言林邑國蠻表疏不順請發兵討擊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漢光武云每一發兵不覺頭鬢為白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符

堅自恃兵彊欲必吞晉室興兵百萬一舉而亡隋主亦欲必取高麗頻年勞役人不勝怨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頡利往歲數來侵我國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滅亡朕今見此豈得輒即發兵但經歷山險土多瘴癘若我兵士疾疫雖克剪此蠻亦何所補言語之間何足介意竟不討之○貞觀五年康國請歸附上謂侍臣曰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於身其人甚困假令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不為況求虛名而損百姓乎康國既來歸朝有急難不得不救兵行萬里得無勞於人若勞人求名非朕所欲所請歸附不須納也○貞觀十四年兵部尚書侯君集伐高昌及師次柳谷候騎云高昌王麴文泰死剋日將葬國人咸集以二千人輕騎嚴之可盡得也薛萬均姜行本皆以為然君集曰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墟墓間以襲其葬不足稱武此非問罪之師也遂按兵以

待葬畢然後進兵以平其國○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代為寇亂今延陀屈疆須早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滌除凶醜百年無事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與之姻媾朕為蒼生父母苟可利之豈惜一女北狄風俗多由內政亦既生子則我外孫不侵中國斷可知也以此而言邊境足得三十年来無事舉此二策何者為先司空房玄齡對曰遭隋室大亂之後戶口太半未復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蓋蘇文弑其主而奪其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未能即動兵衆且令契丹靺鞨擾攪之何如房玄齡曰臣聞古之列國無不疆陵弱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昔漢武帝屢伐匈奴後王三征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太宗曰善○貞觀十八年太宗

以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殘虐其下議將討之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南蠻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惟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營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剋捷萬一不獲無以示威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貞觀十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剋勝不足為武懼或不勝恐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雖不從其諫為識者是之○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高麗詔道宗與李勣為前鋒及濟遼水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僉議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道宗曰

不可賊赴急來遠兵實疲頓恃衆輕我一戰可摧昔耿弇不以
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須清道以待與駕李勣大然其議
乃率驍勇數百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勦因合擊大破之太宗
至深嘉賞勞道宗在陣損足帝親為其針賜其御膳○太宗帝
範曰夫兵甲者國家凶器也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凋邦國雖安
忘戰則人殆凋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
以常用故農隙講武習威儀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踐
載蛙卒成霸業徐偃棄武終以喪邦何也越習其威徐亡其備
也孔子曰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故知孤矢之威以利天下此
用兵之機也○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將重討高麗是時司空房
玄齡寢疾增劇而謂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欲再討
高麗方為國害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乃知而不言
可謂銜恨入地遂上表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

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陛
下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
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今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
鷓張尋就夷滅鉄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
高昌叛換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備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
歷代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撻六軍問罪
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
不滿雪往代之宿恥掩嶺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
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
配天觀夷狄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
觀風雲氣候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
間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
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典墳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

賈馬文鋒既振則官徵自諧輕翰斬飛則花葩競發撫萬民以
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達耳之諫必聽膚受
之懇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
鶴荷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以思摩之瘡登堂臨魏
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之薪則情感天地重
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今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
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
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
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
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基得是喪之理老臣所以
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
下威名功德亦已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
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闕畧

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
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况今兵士
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
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轉車而掩泣抱
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
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
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
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三條坐煩中
國內為舊主雪怨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伏
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萬代巍巍之名哉沛然之
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
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爾通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
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罄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儻蒙錄

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太宗見表歎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雖諫不從終為善策○貞觀二十二年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有勞弊文容徐氏上疏諫曰貞觀以來二十有餘載風調雨時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公小國之庸君尚塗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保未備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六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之痛回風阻浪人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有運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

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習兵先哲所戒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務功恃大弃德而輕邦國圖利而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務恤弊乏減行役之煩增雨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踰時玉華創制複山藉水非無構架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土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室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則斯悅矣夫珎玩技巧為喪國之斤斧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毒切見服玩鮮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

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舜造之而人叛王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亡國方驗後麗之源不可不遏夫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照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贖於儒林千王理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迹興亡衰禍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宸衷以察無假一二言焉唯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著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推心慎終成始削輕過以添重德擇今是以替前非則鴻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泰太宗甚善其言特加優賜甚厚

議安邊第三十六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術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淮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令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

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故是含育之道也太宗沒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讎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殺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柰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通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虞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必養之今突厥破除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弃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昔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

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於內郡以為漢藩翰終于二代不有叛逆太宗竟從其義自幽州至靈州置順化長四州都督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十二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衆於中國還其舊部於河北建牙於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用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百甚幾失以安之道貞觀四年太宗與侍臣議安置突厥之事中書令溫彥博對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後遂孤恩失信圍

煬帝於鴈門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欶客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今命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必為患至如鴈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聖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以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於道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

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
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御藩夷州縣蕭條
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
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
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七百年
齡秦王輕戰事胡故三十載而絕滅漢文帝養兵靜守天下安
豐孝武揚威遠畧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
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
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
藩曠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
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
突厥傾國入朝既不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
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疋

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
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貞觀十四
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後太宗欲以其國為州縣魏徵曰陛下初
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後數有商胡稱其遏絕貢獻加之
不禮大國詔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
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
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
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
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
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
護府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
可上疏曰臣聞古者拓后臨朝明王創制必先華夏而後夷狄
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遠塞中國

分離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
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
不復陛下每歲遣千餘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
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苜蓿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方外兼遣
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投為國生事高昌
塗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者遇之多死易云
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
昌一人苜蓿而及事乎終須教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
此河西者方今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
無用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為立可汗
吐渾遺萌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
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微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
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後代疏奏不納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
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
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
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袁紹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朕恒
以此二事為誠寧得忘所言者乎

吳郡吳郡
朱崇唐田

貞觀政要卷第十

論行幸第三十七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
京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無不悉然馳道皆廣
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
人非復已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
所聞目所見深以自戒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靜無有
怨叛而已○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
侍臣曰此宮苑臺沼是煬帝所為驅役生人窮此雕麗復不能
守此一都以萬人為慮好行幸不息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日
不行何草不黃大東小東杼軸其空正謂此也遂使天下怨叛
身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為我有隋氏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
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居高官食厚祿受人

委任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亡理不可得也司空
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苟欲自
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陳據此即不惟天道
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
風使萬代永賴矣○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
帝餘業海內殷阜若能常據關中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
無期往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諫爭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
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
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
時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

論田獵第三十八

秘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
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聰覽之餘辰順天道

以殺伐將欲摧斑碎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
藪夷凶剪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
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
而行猶戒銜縻斯蓋慎防微為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
昭變色於後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孤星畢所殪已多須禽
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
畋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太宗深
嘉其言○谷那律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
曰雨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
數遊畋太宗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貞觀十四年太宗
幸同州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特進魏徵奏曰臣聞書美
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誠昔漢文臨霸坂
欲馳下素盜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

測之山如有馬驚車覆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進諫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留射獵薩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災今日撞亡秦之鍾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比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不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去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君幸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為戒也○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遊畋縣丞劉仁軌以收穫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事詣行在所上表切諫太

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

論災祥第三十九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衆議以祥瑞為美事頗有賀表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皇栖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常聞石勒時有郡吏燃連理木煮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邪又隋文帝深愛祥瑞遣秘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焚香以讀皇隋感瑞經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為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國之歡心昔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茲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

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樂降服乘縵祝幣以禮
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
十九山同日崩大水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
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
見齊地經市入朝中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為怪耳今
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又山東足雨雖則
其常然陰德過以恐有冤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不
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
獄訟多所原宥○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長六尺經百餘
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
妖也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子對曰
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
星為公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三日而星沒陛下若德政不
修雖麟鳳數見終是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雖有災變
何損於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
自驕逸若能慎終如始彗星縱見未足為憂太宗曰吾之理國
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翦劉武周西平
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
四夷降服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
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
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
此不覺惕惕而震懼魏徵進曰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
但能修德災變自消陛下因有天變遂能誠懼反覆思量深自
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
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
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

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已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
令尚食斷肉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郎
岑文本上封事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
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
今雖億兆乂安邊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
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
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紀綿遠則枝葉扶
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一人搖
之必致槁枯今日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
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
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
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
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人云

括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良為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
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為重下以億兆為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
才退不肖聞過既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
頤神養性省畋獵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
求關土戴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為國之要道陛下
所常行臣之愚昧唯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
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雉為鼎
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災為祥况雨水之患陰陽相
理豈可謂天譴之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
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太宗深納其言

論慎終第四十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凶災
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

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恐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初能拯危濟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甚高蕭既妄繫韓亦濫黜自餘功臣黜布之輩懼而不安以至反逆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國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懼爾後其終○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陛下之所致

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唯稱隆周盛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提之志推功羣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踰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遂平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邪○貞觀十一年詔曰朕聞死者終也欲物之反真也葬者藏也欲令人之不得見也上古垂風未聞於封樹後聖貽則始備於棺槨譏僭侈者非不

愛其厚者其美儉薄者實亦貴其無危是以唐堯聖帝也設於有通
樹之說秦穆明君也橐泉無丘隴之處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
延陵慈父也羸博可隱斯皆懷無窮之慮成獨決之明乃使禮
於九泉非徇名於百代者泊乎闔閭違禮珠玉為身雁始秦無
度水銀為江海季孫擅魯斂以璫璜桓魋專宋葬以石槨莫不
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玄廬既發致焚如於夜臺黃腸
再開同暴骸於中野詳思曩事豈不悲哉由此觀之奢侈者可
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朕居四海之尊承百王之弊未明
思化中宵戰惕雖送往之典詳諸儀制失禮之禁著在刑書而
勳戚之家多流遁於習俗閭閻之內或侈靡為傷風以厚葬為
奉終以高墳為行孝遂使衣衾棺槨極彫刻之華靈輻盟器窮
金玉之飾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
無益泉壤為害既深宜為懲革其王公已下爰及黎庶自今以
後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縣官明加檢察隨狀科罪
在京五品已上及勳戚家仍錄奏聞○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
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不怠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
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
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也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
欲勸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
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蹤於稷契及其富貴也
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
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貞觀
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受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
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
良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

而賤珍竒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極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恃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竒於域外取怪

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之如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逞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之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策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

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
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
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
則不間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
道踈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
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
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玳瑁玩之作無時
而至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末作滋興而求農人豐實其不可
得亦已明矣此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
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恕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
而用之或一人毀而弃之或積年信而任之或一朝疑而遠之
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

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
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
日踈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
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
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
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
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
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
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
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
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
之略莫能申其忠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

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
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深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已
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
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
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
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
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踈遠
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
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
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
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
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
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

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
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
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
所召人無孽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
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荊粟同於
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
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
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
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
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
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
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
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

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誡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所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吳郡西門
朱崇康風

司馬
平書
館藏

黃岡劉
氏新
刻

荆楚
城

荆楚
城



